

# 大陸畜牧業之恢復程度

蕭濟容

## 一 前言

畜牧業之對象包括大畜、小畜及家禽三類。大牲畜一般指馬、牛、驢、騾等；小牲畜為豬、羊；家禽則以雞、鴨、鵝（所謂三鳥）為主。在中國畜牧地區，主要飼養者為大小牲畜；在半牧區及純農業區除各該地區適宜飼養之大小牲畜外，很多農家對家禽飼養列為主要副業之一。

本文由於資料關係，以研究近年來大陸大小牲畜之生產、恢復情形為重心，並以幾個年度之最高生產量來比較說明其恢復程度。

## 大陸畜產分佈與牧業之重要性

(一) 大陸畜產區之分佈 畜牧業地區依其經營方式，分為純牧區、農牧交錯區——即半牧區、農業區三類。

純牧業區包括內蒙古之錫林郭勒盟、新疆中部、青海北部、甘肅西北部等半乾燥地帶；及青海南部、甘肅西南部、四川西北部、雲南省北部，及內蒙之烏蘭察布盟等水源較豐地帶。半牧區——即牧農交錯區包括黑龍江省西北部、河北省之察北、青藏高原東北部、內蒙古之昭烏達盟等地區，至於純農業區之牲畜，大牲畜之飼養以役畜為主（如水牛、黃牛、馬），次為主要副食品之豬、羊，此在大陸各省極為普遍。

### (二) 畜牧業在經濟上的重要性

牲畜在經濟上的利用為多面性，除役畜可為耕作及運輸工具外，其肉乳可食，毛可作織品，皮可作工業製作用，糞可作肥料。據前幾年材料，食用方面，一頭貴州黃牛，每一分泌期可

大陸畜牧業之恢復程度

產乳四七五公斤，濱州乳牛每一分泌期產乳三、〇〇〇公斤；雜交後之乳牛，第一代雜種每一分泌期產乳二、四七八公斤，第二代產三、二一〇公斤，第三代產五、二五二公斤。山羊產乳量，一般每年可產二〇〇——三〇〇公斤。（註一）毛絨方面，新疆油毛羊，一年產羊毛四點五公斤，（最高達十五公斤）而粗毛羊一年也可剪毛二——三斤，約可織一件半毛衣。糞肥利用方面，每噸厩肥，每年可增產一公担（二〇〇市斤）農產品，一年中，每匹馬生產七噸厩肥；牛產十噸；羊產點五噸；豬產一——一點五噸。據匪肥料專家研究，新鮮羊糞含氮量為百分之零點七五；含磷量為百分之點六；含鉀百分之點三。一只羊一年排泄純糞尿一、五〇〇公斤計算，加上自然肥料（僅土積肥料）可解決一畝田的用肥。（註二）對畜肉食用，大陸各省幾絕大多數習食豬、牛等肉，羊肉亦為主要肉食品之一。

除上述食用與工業、糞肥之利用外，畜牧業每年出口值亦為很大的一項。在戰前，每年平均所產之生皮達一三〇萬公担左右，其中黃牛皮有五〇萬公担以上，（註三）所產生皮草，有三分之一為出口者。第二次大戰後，皮張出口銳減，即豬鬃、腸衣等之出口量亦減低至佔戰後的三分之一不到，但出口所得仍極可觀。據中共透露，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間，大陸各種畜產品的出口總值，可以換回鋼材一、〇〇〇多萬噸。（註四）平均每年出口之畜產品約可換回鋼材一〇〇多萬噸，為戰後最盛時期的三分之一。

## 三 牲畜飼養數之低落與近年

### 提高生產量

(一) 牲畜飼養之低落 據中共宣傳，主要牲畜在一九五三——五七年間先後超過歷史上最高飼養(或生產)水平。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除共幹在一九五七年坦直承認主要牲畜並未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註五)外，就耕畜、食用、與飼養能力二方面分析，大陸牲畜業也未恢復至歷史上最高年份，茲引證若干具體資料於後：

○耕畜不足，至今仍為大陸農村重大問題之一：大陸十多年來耕畜不足事例不下百項以上，不勝枚舉。據本年(註六)湖南省舉行之「全省繁殖耕牛會議」透露：「耕牛不足，遠不能適應農業生產上的需要」。按大陸至一九六四年，已擁有各式拖拉機十多萬台(註七)，據云可代耕畜一五〇——二〇〇萬頭；湖南省也有拖拉機三、〇〇〇台以上(註八)，至少代替耕畜五〇——六〇萬頭，但現在耕牛仍不能適應生產需要，可見耕畜擁有量之低落。況且湖南農村在大陸素稱富裕，一向極少缺乏耕牛情形，現在有三、〇〇〇台以上拖拉機而耕牛竟還缺乏，可見僅大牲畜(按湖南省大牲畜主要為役牛)就遠落後於過去。

○肉食消費降低，為牲畜擁有量少之又一證明：在一九六四年全年，廣東省順德縣農村每個農民消費豬肉量為二十多市斤，較一九六三年有很大增長。(註九)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武漢市每個市民之豬肉消費量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達十斤強(市斤)，按全年每市民豬肉消費量也不到三十市斤。(註十)就順德與武漢地區之實例言，近年大陸雖云農牧業已大大好轉，豬肉的消費量仍然很低。順德為廣東省主要經濟作物區(主產甘蔗)，不僅在廣東省為富庶縣份，在大陸二千多縣市中也為頭等好縣份，而一年之豬肉消費量不過二十多斤。武漢市為主要大城市之一，就中共商品供應尤其副食品，城市優先的原則言，每年豬肉消費量不到三十市斤。以此

二地來看大陸各省市的肉食供應情況，可以斷言，此二地為大陸城鄉豬肉供應較多的典型宣傳，但以此之和過去無限制供應來比較，關於豬肉消費量之減少，誠勿庸置疑。供應——與消費量之減少，可以說明牲畜擁有量(及宰殺量)之減少。

○農民貧窮，無力飼養，為大陸牲畜減少另一原因：據一九六三年中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對河北、山西等省區的五十個縣調查(註十一)，農村耕畜缺乏，主要原因是農民宰殺多而不願飼養；另一因素則為農業資金困難無力餵養。近年來，據浙江省平湖、杭餘等縣情況，中共雖提倡大養豬羊，大多數的生產大隊只有豬羊兩頭半左右，而中下農及貧農根本無力養豬。(註十二)浙江杭嘉湖地區為中國大陸最富庶地區之一，一個生產大隊平均僅兩頭半豬羊；浙江其他地區之飼養量更難樂觀。從華北及浙江省近年豬羊飼養情形觀察，大陸畜牧業尚未恢復正常年景。

(二) 近年最高生產量：

根據上段各資料，從一九五三——五七年間，大陸主要各牲畜，並未會恢復至歷史上最高水平。誠然，歷史上最高擁有年份，由於過去無精確統計，各種牲畜唯能分別比較，如豬、牛的最高擁有年為一九三六年；而羊、馬的最高年，則為一九三七年。至於中共竊據大陸以來之最高擁有年，(參本文附表一)牛為一九五八年，該年大陸共有牛八、八二七萬頭，一九五九年減至六、五四三萬頭；馬之最高擁有年為一九五七年，該年大陸有馬七九一萬頭；驢之最高年份為一九五四年，該年有驢一、二七〇萬頭；騾擁有量以一九五七年最高，計為一八四萬頭；羊之最高擁有年為一九五九年，該年擁有羊達一一、二五三萬頭；豬擁有量以一九五九年最高，共計有豬二七、〇〇〇萬頭，除宰殺外，年底存將達一八、〇〇〇萬頭。

「表一」 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牲畜擁有量

年份	牛	馬	驢	騾	羊	豬
一九五二年	五、六六〇萬頭	六一三萬頭	一、一八〇點六萬頭	一六三點七萬頭	六、一七七點九萬頭	八、九七六點五萬頭
一九五三年	六、〇〇八點三萬頭	六五一萬頭	一、二二一點五萬頭	一六四點五萬頭	七、二〇二點三萬頭	九、六一三點一萬頭

一九五四年六	三六二點三萬頭	六九三點九萬頭	一、二七〇萬頭	一七一一點七萬頭	八、一三〇點四萬頭	一〇、一七一點八萬頭
一九五五年	六、五九五萬頭	七三一一點一萬頭	一、二四〇點二萬頭	一七二點七萬頭	八、四二一點八萬頭	八、七九一點九萬頭
一九五六年六、六	七四四點七萬頭	七四一點六萬頭	一、一七六點九萬頭	一七〇點八萬頭	七、四一三萬頭	八、四四一點四萬頭
一九五七年	(B) 六、五八六萬頭	七五一萬頭	(B) 一、一一九萬頭	(B) 一八四萬頭	(BA) 九、七六九萬頭	(C) 二、七八〇萬頭
一九五八年八、八	二七萬頭(計)				一一、二五三萬頭	一八、〇〇〇萬頭
一九五九年	六、五四三萬頭	七六〇萬頭			二七、〇〇〇萬頭	
一九六二年九、〇	〇〇萬頭(計)	一、一〇〇萬頭(計)			一七、〇〇〇萬頭(計)	二五、〇〇〇萬頭(計)

資料來源：①一九五二——一九五四年見：「一九四九——一九五四年國民經濟發展統計數字提要」。(轉自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冊第四一六頁)。  
 ②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見：「統計工作通訊」一九五六年二十三期。  
 ③一九五七年A見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B見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北平大公報。C見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④一九五八年之計劃數見來源③C。  
 ⑤一九五九年見「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發展情況的「新聞公報」(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⑥一九六二年計劃數根據共匪中央：「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第十二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會通過)。  
 ⑦一九六〇年四月七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六日訊)譚匪震林在偽人代會二屆二次會發言稱：一九五九年大陸共養豬二七、〇〇〇萬頭，年底存欄為一八、〇〇〇萬頭；即宰殺約九、〇〇〇萬頭左右。

### 四 近年畜牧業之恢復程度

上表各年最高擁量之資料雖為匪官方所發表，但最高之一九五八年和五九年數字係所謂「大躍進」時期之躍進數，在中共的「調整」報告中並見對各數字加以「調整」；另據李富春偽人代會二屆二次會發言稱，一九五九年馬、牛、羊、豬未達到一九六二年的計劃數。按一九六二年計劃(即中共發表

之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報告)牛為九、〇〇〇萬頭；馬為一、一〇〇萬頭；羊為一七、〇〇〇萬頭；豬為二五、〇〇〇萬頭。故譚震林(表來源)所稱一九五九年擁有豬達二七、〇〇〇萬頭，年底存欄量達一八、〇〇〇萬頭是大有問題。一九六〇年以來，大陸受特大自然災害影響，農牧業銳減，故一九六〇——六二年的牲畜擁有量降低至中共政權建立後之最低數；一九六三年據該年底透露(偽人代會新聞報導)較上年(六二年)有所增長；一九六四年，據云「據估計……豬羊等主要農牧業產品的產量，都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即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註十三)所謂超過一九五七年水平而未云超過多少，其超過數也不會很大；而大牲畜中的牛、馬、驢、騾，一九六四年還低於一九五七年水平。

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大陸大牲畜比六三年六月底增加百分之二以上(註十四)……該年六月底比六三年六月底大牲畜實際增加數為一六〇萬頭。(註十五)故一九六四年六月底之大牲畜為八、二〇〇萬頭左右；一九六三年為八、〇〇〇萬頭左右。按大陸大牲畜一九五二年為七、六一六點七萬頭；一九五三年為八、〇四五點三萬頭；一九五四年為八、四七七點九萬頭；一九五五年為八、七三九萬頭；一九五六年為八、七六四萬頭；一九五七年為八、六四〇萬頭。是以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大陸大牲畜擁有量低於一九五四年之任何一年。和一九五六年之(大牲畜)最高擁有量比較，一九六四年大牲畜降落了百分之六點八左右。

小牲畜中的豬羊，近年來亦不見得如中共所云之好轉，據青海等七個省區的本年接產期羊仔生產情形看（見附表二），主要牧區的新疆塔城專區，僅產羔羊七〇萬只不到；甘肅省各種仔畜僅二二九萬只。按甘肅在一九五八年有羊四〇〇多萬只，（其中綿羊二八〇萬只；山羊二〇〇萬只），新疆在一九五八年有山綿羊一、四〇〇萬只以上。（註十六）在前幾年甘肅省母羊會達三三七萬只（一九六〇年——註十七），本年以接產期仔畜生產情形看，

甘肅牧羊業已較五年前低落；再以內蒙古言，一九六四年接產期共接羔羊六八〇萬隻，（同註十七）一九六二年接產期且達八〇〇萬只（註十八）。另外半牧區之陝西省在一九六一年有羊四一五萬點二萬隻；山西省有羊八七〇萬隻（註十九），近年來擁有量及生產羔羊未見報導，可能未曾增長或竟有很大降低而未好轉。青海省一九六一年接產期接產羊羔三三一萬隻（註二一）

「表二」主要牧羊地區近年仔畜生產量（※為各種仔畜（大小牲畜）總數）

地區	接產期	仔畜生產量	成活率	來源
青海	一九六五年五月	二七〇萬只	百分之八十六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青海匪電台播。
寧夏	一九六五年五月	七七萬只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新華社銀川電。
西藏	一九六五年春	四〇萬只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新華社拉薩電。
內蒙古	一九六五年四月上旬	五〇〇萬只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內蒙匪電台播。
甘肅	一九六五年六月	* 一二九萬只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人民日報。
新疆塔城專區	一九六五年五月中旬	* 七八點六萬只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新疆匪電台播。
雲南	一九六四年	一一〇萬只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從上述各主要牧區之羔羊接產量看，甘肅、新疆、內蒙古、青海尚低於一九六一——六二年；而上述四地區每年羔羊生產——及羊只擁有量，佔大陸羊隻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近年來中共在半牧區及純農業區提倡養羊，故若干省適合養羊者亦開始養羊。如雲南省一九六四年羊存欄數比六三年增加一一〇萬只；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又增加四四萬只。再如浙江省一九五八年養羊一〇六萬只，一九五九年達二七六萬只（註二十一）。傳統牧區養羊業之低落與中共在西南（如滇）與華東（如浙）等省積極養羊而分析，大陸羊只擁有量尚未達到或者超過過去的最高水平。

家畜中最重要的豬之恢復情形，中共固云超過了一九五七年水平，但若干省的養豬量並未達到一九五七年水平。如河北省一九五七年有豬八四〇萬頭；一九六二年有五二〇萬頭；六四年約七〇〇萬頭（註二十二）；湖南省

養豬一、〇〇〇萬頭，年底存欄為八三八萬頭；一九六四年養豬量為八〇〇萬頭。（註二十三）江蘇省一九五七年養豬九〇〇萬頭；一九六四年為八三〇萬頭。（註二十四）江西省一九五八年近八〇〇萬頭；一九六四年僅五〇〇萬多頭。（註二十五）河南省一九五七年養豬七四六萬頭；一九六四為七〇〇萬頭。（註二十六）從上述之河北等五省看，豬產量並未恢復至一九五七年水平。但其他各省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故中共畜牧業會議透露：「三年來……特別是豬的發展速度很快，一九六四年底全國豬的存欄數已經超過歷史上最高水平」。（註二十七）惟所謂發展速度很快，是指「三年來」，亦即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該會議宣傳重點，因表示豬產量已恢復最高水平，也說明了一九六二——六三年之大幅度下降。

## 五 結 論

(一)大陸畜牧業發展方向：一九六二年中共提出「保護牲畜，發展牲畜」口號（註二十八），並提出三個重點：一是「養用合一與管用合一的管理制度」；二是解決飼草飼料問題，因地制宜地建立飼料基地；三是加強繁殖和良種工作，提高增殖率。此三個重點，第一為管理制度之健全外，第二及第三是發展牲畜的最大問題。一九六五年為「全國畜牧工作會議」後，共匪又提出「農牧并舉，以牧促農」的發展方針（註二十九）主要是要求牧業區解決牲畜飼料、水源問題；在農業及半牧區擴大牲畜的飼養量，以「牧」之收入來促進農業生產。

從一九六二年以來，一如前述雲南、浙江等省之養羊量的增加，可說為中共「以牧促農」政策之表現。在原有牧區和半牧區從事繁殖基地、飼草基地之建立，則為共匪積極恢復和促進傳統畜牧地區生產的根本措施。近年來，共匪會視各地情形建立不少繁殖基地；至今年上半年，吉林、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四川等二十二省區，共建立三〇〇多個大牲畜繁殖基地縣。（註三十）在四川省建立之繁殖基地縣以耕牛為主（註三十一）；黑龍江省之十多個繁殖基地以馬為主。（註三十二）此等基地之普遍建立、推廣育種與飼料之生產，亦為共匪今後積極促進大牲畜的表現。至於小牲畜的生產，主要仍視農業情況的好壞——尤其養豬、飼料為主要關鍵，如在人不得一飽的情況下大談發展，事實上為不可能。牧羊則趨向於普遍發展，但作為輸出與毛紡業主要來源的綿羊牧養，尙待純牧區及半牧區水源中與飼料問題之解決，此項努力尙在開始，以各牧區自然環境言，非數年內所可奏效。

(二)大陸畜牧發展之自然阻力：以傳統牧區言，主要是自然環境惡劣，風、雪與乾旱都足以影響牲畜生存。尤其在共匪全力發展糧食作物、擴大糧食及經濟作物耕地時，減少了部份牧地——草原，形成牧農爭地，故牲畜水源及飼料發生問題，此對牲畜之進一步發展言為一大阻力。如青海省本年為了計劃擴大三〇萬頭大牲畜的飼養，不得不解決放牧地的水源問題（註三十三）；再如內蒙古為了解決三〇〇萬頭牲畜的用水，在本年以來新打井二、八〇〇多眼（註三十四）。西北地區水利興修遠非想像容易，以臨渴掘井方

式解決牲畜用水，將來縱有所發展，也極其有限。

在小牲畜飼養方面，以養豬而言，飼料也是共匪最感棘手的問題。據四川省彭縣養豬調查（註三十五），一頭豬從二十斤重進圈，長到一三〇斤出售時，通常吃一、七八〇斤豬草、三〇〇斤糠、八〇——一〇〇斤糧食。以此為例，每多養一、〇〇〇萬頭豬，即需八——一〇億斤糧食；如增加一億頭，即需增加糧食八〇——一〇〇億斤。大陸近五年來農業情形由極惡劣而稍見好轉，其過程純受制於自然條件的變化；然則今後養豬多少亦受制於農業生產的好壞無疑。

(三)大陸畜牧業發展之人為限制：所謂人為限制，是共匪政權之制度的問題。以現階段言，大小牲畜之飼養分集體與個人；分社、（及國營農場——全民所有制者）大隊、生產隊飼養與社員飼養。具體情形是：「集體養有管有料，社員養無秧無料」。（註三十六）共匪既祇注重「集體」——事實上也無力支援社員，社員對集體所養就「漠不關心，敷衍了事」。但牲畜飼養量大多數還是社員（尤其豬、羊等），這就形成牲畜發展一大問題。其次，共匪對農民飼養牲畜不僅不支援，還加以種種打擊的剝削。在較好時期，共匪收購生豬的比價是每斤豬肉折二點四斤米（註三十七）；近年來亦不到三斤（註三十八）。按每頭豬從進圈到出售要糧食八〇——一〇〇斤；糠三〇〇斤，需二〇〇天時期，淨費五十個勞動日。故農民賣豬之後，往往無利可圖，若干地區收購價特低還得賠本。以耕畜言，由於農村市場為匪壟斷，農民經合作化——公社化後，個體已無買耕畜必要，是以在合作社初期是濫殺、賤賣；公社化時期是虐待、私宰。（註三十九）

在政策上放寬，俾農民有飼養牲畜興趣，牲畜固可能有所發展，又唯恐農民有「資本主義」傾向——收入多而難以控制；嚴予控制，農民又消極對抗。集體與個人；放寬與控制的制度矛盾，誠共匪畜牧業發展和經營的人為癥結。

註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及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註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報。

註三：「工商新聞」二卷五期第二十一頁（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版）。

註四：一九六四年人民手冊第五八八——五九〇頁。

註五：一九五七年十二期「上海工商」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新

聞日報。

註六：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湖南僑人民廣播電台播。

註七：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僑人代會三屆一次會周匪恩來政治報告。

告。

註八：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新湖南報。

註九：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

註十：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湖北日報。

註十一：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河北日報。

註十二：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浙江匪電台廣播。

註十三：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周匪恩來在僑人代會三屆一次會的政府工作報告。

註十四：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北平大公報（新華社「北京」十一日電）。

註十五：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北平大公報（新華社「北京」廿九日電）。

註十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僑農業部畜牧獸醫局副局長陳凌風）。

凌風）。

註十七：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註十八：一九六二年十月七日人民日報。

註十九：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六日人民日報。

註二十：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人民日報。

註廿一：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註廿二：①一九五八年新華半月刊六期第一〇三頁。②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北匪電台廣播。③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華社訊。

註廿三：①同註廿二①五九頁。②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北平大公報。③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長沙電。

註廿四：①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北平大公報。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註廿五：①新華半月刊一九五八年六期第廿六頁。②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江西日報。

註廿六：①新華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七期第六八——六九頁。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七日新華社鄭州電訊。

西日報。

註廿六：①新華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七期第六八——六九頁。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七日新華社鄭州電訊。

註廿七：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僑「全國畜牧會議」總結。

註廿八：一九六二年六月廿日北平大公報。

註廿九：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三十：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註卅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廿六日四川匪電台廣播。

註卅二：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新華社哈爾濱電。

註卅三：一九六五年七月四日青海匪電台播。

註卅四：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內蒙古匪電台播。

註卅五：一九六五年七月廿四日人民日報。

註卅六：一九六四年九月廿六日四川日報。

註卅七：一九五六年十五期新華半月刊第一七三——一七四頁。

註卅八：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河南日報。

註卅九：①一九五六年新華半月刊二期第九十一頁山東等省情形。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湖北日報及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新華社濟南訊。

ISSUES & STUDIES

(English Edition)

Vol. II No. 2  
November 1965

CONTENTS

- Dr. Sun Yat-sen's View on Internationalism  
And His Foreign Policy...By *Teng Kung-hsuan*
- Nationalism: The Driving Force in Asia  
..... By *Paul K. T. Sih*
- Analysis on Land Recla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tate Farm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By *Hsiao Chi-yung*
- Police System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y *Ko-wang Mei*
- Adventuris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7 (Part II).....By *Warren Ku*